

累
雷雨
至而之轟之
山
化



暴風雨岸然轟轟而至

著者 化 鐵

編者 胡 風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上海溧陽路一一五六弄一號

泥土社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目 次

暴雷兩岸然轟轟而至……	一
船夫們……	二
請讓我也來紀念我底母親……	二七
他們的文化……	三〇
城市底呼喊……	三二
旅行……	四三
一九四八年底最後一月……	四七
解放……	五六
後記……	六七

暴雷雨岸然轟轟而至

風走在前面，前面。

現在，雲塊搬動着。

從天底每個低沉烏暗的邊際，

無窮盡的灰黑而猙獰的雲塊底轟響，

奔駛而來；

以一長列的保衛天底真實的鐵甲列車

奔駛而來，

更壓近地面，更壓近地面，

以陰沉的面孔，壓向貧苦的田莊，壓向狂嘯看

的森林，無窮盡的雲塊底搬動，雲塊底破裂，

奔駛而來，

從每個陰暗的角落里扯起狂風底挑戰的旗幟。

風走在前面，前面。

向搖擺的綠色的稻子報着信，
向溫馴的水牛底黃色大眼睛報着信，
向農民們報着信；

從破朽的茅草屋頂掠過，
揭去茅草，向里面的蓬着頭髮的結實而苦惱的農婦報着信，

向流着鼻涕的她底飢餓的兒子們報着信；

向山嶺打着招呼，

向黑色的森林，使它發着歡樂的跳躍；

向河流報着信，

向正在河岸上搬運貨物的赤裸的小夥子們報着信，

讓渾濁的波浪追逐着波浪；

向一切它所愛着的東西報着信，
親切地報着信，狂暴地報着信。……

於是

幾根灼燒的電火突然攪了一下，奪去了天，
從急馳着的雲底牙齒縫着迸出，照亮。

一列天之運煤的鐵甲列車放倒了，
嚇住膽小的女人們，

嚇着正在關着窗戶的富人們，

從地里爆裂出來，從天上轟響而來，
把完全憤怒了的黑色的沉重的雲，壓得更低，
壓得更低！

然後，雨

以它千萬隻顫慄的手指，

敲打着玻璃窗，

敲打着茅草蓬，敲打着河邊翻過來的船底，
敲打着還在桿子上懸掛着的飄動的旗幟，
花、花、花、花，
是冰冷的理智的手指，
是昇華的人底甘露啊！

隨後，一個大的破壞在地面開始了。

舊的脆弱的折斷在風底急浪里；
山洪從地里爆發，響應，

河流崩潰，

古老的房屋搖動，吱吱地響了——

讓地主們從被窩里伸出頭來，想看他底穀倉，
好呀，一個大的破壞在地面行進！

嗒，嗒！

暴雷雨不過是一次酷熱的結果；

沉悶的電子磨着牙齒

輕快的雨粒底碰撞

原是從地面上起，

現在從天際蜂擁奔馳而來。

嗒，嗒！

在暴風雨底後面原有溫暖的像海水一樣的藍天

還有拖長着身體的柔美的白雲，
還有雀鳥，
還有太陽底黃金。

一九四二、七月

船夫們

昨天
他們
開了一個會

他們
那些

推船的

那些

拉繩的

那些

被江風嗆出咳嗽病

有一個瘦癩的女人

和

幾個飢餓的孩子的

家長們

都來了

在江邊的那座

用包穀桿編起來的

李大才底

破陋的

小酒店里

把穿着破夾襖的軀體

擠在一起

這破陋的

用包穀桿編起來的

小房子啊

——假若這一個被風刮倒

被泛濫的洪水捲去

別一個就立刻被搭起來

幾百年來都是這樣

8

幾百年

他們生息

勞苦

也焦渴地盼望

幾百年

他們拖着那根繩索

他們到底拖着的是什麼呢

河邊的青草

灘上的石塊

誰都知道

有一個

老頭子

喝醉了酒

也拚命喝飽了夾着黃沙的江水

於是 想一想
躍到江里去了

| 誰也不知道爲什麼

有兩個

年輕的拉縛夫

爲一個娼婦

互相用刀砍傷

一同抱着

嚎叫着

滾到江里去了

| 他們並不甘願死亡

也曾
在冬天

他們底女人

把養不起的嬰兒

棄在沙灘上

| 一塊嫩肉的生命啊

他底淒厲的哭聲

也說明他不甘願死亡

是的

他們都是

不甘願死亡

他們

以後

也永遠

要擠在這包穀桿的酒店里

抽煙

喝酒

叱罵

嚎叫

談誰家女人偷人

談明天底路程

像每天一樣

但是呀

他們終久要有一天

帶着勞動的光輝

談鬥爭……

十二月底江風

刮得

多麼猛烈啊

它鞭打江水

它搖撼着船桅

它使女人們因寒冷而戰慄

它使孩子們因飢餓而哭泣

它使辛苦的家長們

映着紅眼

默默地抽一袋煙

啊 啊

在這荒涼的江上吹着的

撒野的風

你唱的是什麼歌呀

王大爺

他想哼的什麼調子呀

他們

焦躁着

於是

擠得更緊一點

擠得使大家更溫暖一點

誰的

紅腫的

赤脚

踏在

別人底

紅腫的

赤脚上了

|王大爺
呵呵

他吃得那麼胖
很有福氣的樣子
走進來了

他底

嵌皮的大衣
和

圍巾

包住了他底

鬆弛的

肥頸子

|王大爺

他有

十五隻大木船

和

廿七隻小纜子

有三個老婆
有七個兒子
以及
幾個保鏢的

他是

很和善
很和善

的人

常常

微笑着

他賺了

很多的錢

所以

要賺更多的

錢

就常常

微笑着